



## 花亭湖,暗藏初夏的弓弦

◎毛文文

花亭湖一道清澈的光  
比所有赞叹都快了一步  
一艘艘快艇,模仿龙山的  
飞鹰  
那姿势适合,鱼跃龙门

山花被水捧到快艇上  
绽放  
树木在高远处渐渐苍郁  
身后的浪花无论多高  
都会自己抚平,后面紧跟  
的艇  
自己破浪,仿佛那年  
我们各自淋着斜斜的雨

花亭湖用一艘艘快捷的  
游艇  
展览了我们的目光、欲望,  
用水花  
拔出长箭,我们不断地拍  
照  
箭一次次射到小窗里  
听水的骨骼噼啪作响,而  
毫发无伤

在花亭湖的湖面,一艘艘  
快艇  
拉紧了初夏暗藏的弓弦  
把我们从此岸,嗖的一下  
射到叫寺前镇的地方  
佛图寺,报恩禅寺,高高的  
仁和寨  
延续我们未曾到达的  
彼岸

## 山那边是海

◎闻茂

牛羊在云端咬着隐秘的  
山峦  
所有在此驻足的人  
内心开始起伏,一座山有  
太多隐喻  
白色的羊群抓住了云的  
手帕  
擦一身朝霞的胭脂  
而黑色的牛像一队武士  
用尖角的锐利除掉前进  
的荆棘

我在山上卸下重负  
闭上眼睛,用天空的蓝兑  
换海水  
可以和一只海燕亲近  
也可以在一片石头上想  
起沙滩的柔软  
不再惧怕惊涛和雷电  
所有慈悲都与山水相逢,  
山那边是海  
就会看到我沉沉浮浮的  
人生  
有了山绵延的险峻  
也有了海可以疗伤的  
辽阔



锦绣暮春

◎王尚

## 春之书市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下了整天的雨,假期也要结束了。看你们发来的欢游照片,真是羡慕。这里阳历五月五日也挂艾草、洗菖蒲汤,还吃一种形状细长、用箬叶包成的粽子,馅儿是糯米粉与葛粉做成,晶莹甘甜,形似果冻。前些天去出町柳买蔬菜苗,特去有名的点心店双叶排长队买了这种粽子,还有柏饼(即槲叶饼)与艾饼。

这个黄金周我们仍是没去什么地方,在家收获了盆栽的豌豆和蚕豆,翻晒盆土、种下苦瓜与葫芦苗。五月二号是立春后第八十八天,这里叫“八十八夜”,自兹而始,再无霜冻,宜采茶育秧,本地老人认为此日最适合种牵牛,我也照办,种下了去年收的大花牵牛和茑萝种子。平安神宫的劝业馆照例有春季书市,赶在倒数第二天去了一趟。连日晴天,神宫道一带人山人海,到处是鲤鱼旗,大排档棚顶上写着古意盎然的“缘日”,临时搭建的高台上有年轻歌手载歌载舞。书市在劝业馆一楼,人也不少,风景如旧。这是从周第一次逛春季书市,他总算看全了京都古书界的三大祭。身上没带多少现金,只在紫阳书院随便挑了几本欧洲中世纪历史

普及读物,就转去百濑周平的摊铺。

百濑出品的书籍规格可上拍卖会,玻璃橱柜里陈列着各种钞本,还有晚近的朝鲜铜活字与整张和刻本雕版,有不少在此前的图录上看过。百濑笑说就自己的摊儿最冷清,就算有人来也只是看看不买。他给我讲解自己得意的几种收藏,比如宗渊上人的一系列钞本。宗渊(1786~1859)是京都人,北野天满宫下属寺院光乘坊社僧能桂之子,文化七年(1810)出家,九年(1812)任大原普贤院住持,文政元年(1818)来到比叡山麓的天台宗求法寺大师堂,栖隐修行凡十年。文政十年(1827)任伊势国津西来寺住持,嘉永二年(1849)退隐,专心学术。宗渊精力过人,致力搜藏典籍,兼通内外,精于校勘,编纂《北野文丛》百册,佛经之外,还刊刻木活字本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论语》《蒙求》等儒家典籍,卷末均镌“北野宫寺学藏版”,即所谓“北野宫寺本”。百濑所得钞本凡十页,外题“杂钞”,内有《长谷寺缘起文》《北野缘起》等寺社史料,卷末题“右一帖以邑井敬义本写于杏花园,逐一校毕/群书类从第十九卷也 宗渊写之”。杏花园不知在何处。邑井敬义即村井

古岩(1741~1786),通称菱屋新兵卫,名敬义,古岩其名,号勤思堂,京都人,原为吴服商,笃好古籍,后为书籍商,藏书极多。又如陆奥国亘理郡的《切支丹类族帐》,即江户时期地方政府监视基督徒后人的秘密记录。提到日本近世的基督徒,一如远藤周作《沉默》所写,往往以九州地区的印象最为深刻,其实也有不少基督徒甚至传教士逃亡至东北地区。这份资料上记载了基督徒几代后的子孙的户口、迁居和死亡信息,内容详尽,足见江户幕府对基督教忌惮之深,子孙代代都不放过。听百濑娓娓道来,不觉着迷,请他务必写成文章,他却谦虚说都是自己的直觉感受,并非学术考证。然而旧书店主人有机会反复抚摸这些史料,倾注了爱意与深情,所得到的感受绝对不容忽视。我怂恿他也写《纸鱼昔语》或《贩书偶记》,若写出来,一定翻译。

这么多年过去,依然忍不住要写书市,这是我记录时间的刻度,置身书山的欣悦虽一如初见,见证流逝的惆怅也与日俱增。此刻雨仍没有停,夜静极了,猫在吃夜宵,我们都预备睡了。

松如  
癸卯立夏后一日

## 朋友圈的她

◎汤凯燕

男孩躺在地上撒泼打滚,声嘶力竭地呼喊,满口秽语,将愤怒的爆竹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丢到所有人身上。“这小孩怎么会这个样子?”“太可怕了!”人们围观看,指点着。

两个女人七手八脚拉男孩,他手舞足蹈与她们对抗,年轻女人的口罩被打落下来,唾沫啐到她脸上。她恳求着、哀求着,试图使孩子平静下来。人越聚越多,有的病人暂且忘了自己的病痛,伸长了脖子看。两个保安只得像赶鸭子一般将围观人群驱散,人们离开时仍频频回头,恋恋不舍。

孩子终于乏了,那股子劲头消失

了,虽小眼神仍桀骜,却也被年长者又哄又骗拖着走了。年轻女人留下打扫战场,捡起包,将散乱的病历、检查单、发票等收拾整齐,站直,戴好口罩,捋顺长发,拉拉衣裙,这是一个打扮得体的精致女人。

“对不起,给你们添麻烦了,这孩子就是这样,一发起来就狂躁,所以带他来医院看看。”她微微欠身,表示歉意。

熟悉感扑面而来,我不禁定睛去看她,电光石火间猛然想起一个人,是她!虽仅有过一面之缘,因在朋友圈互动了几年,算是陌生的老朋友了。

这些年,我围观着她的生活,见证着男孩的成长,英语好,会弹钢琴,有小绅士派头。她的朋友圈总是风和日丽、悠闲散淡,喝茶、弹古琴、插花,与女友聚餐,参加party。仿佛世间所有的好处都被她得去了,而我却每日奔忙,过得疲惫潦草,真是既羡又妒。

一个阳光灿烂的男娃怎会成如今的模样?在她美丽优雅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辛酸?离开滤镜,她娟秀的眉目间明显蹙着一道深纹。我知道不该在此时与她相认,也但愿她没认出我。

她离开了,宽大的长风衣显得她颈脖格外修长,如矜贵的天鹅。

